

史学思想研究—— 与中国史学的风格

《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》编委会

吴怀祺教授八十华诞贺寿文集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史学思想研究 —— 与中国史学的风格

《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》编委会

吴怀祺教授八十华诞贺寿文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：吴怀祺教授八十华诞贺寿文集/
《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》编委会编. —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
2017. 12

ISBN 978-7-211-07866-0

I. ①史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史学史—中国—古代—文集
IV. ①K09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8526 号

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

SHIXUE SIXIANG YANJIU YU ZHONGGUO SHIXUE DE FENGGE

——吴怀祺教授八十华诞贺寿文集

作 者：《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》编委会 编

责任编辑：史霄鸿

出版发行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电 话：0591-87533169(发行部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fjpph.com>

电子邮箱：fjpph7211@126.com

地 址：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

邮政编码：350001

经 销：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：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：福州市晋安区福光路 23 号

邮政编码：350014

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：39

字 数：560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11-07866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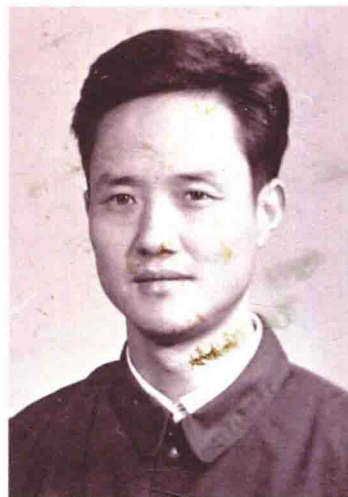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8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◎ 吴怀祺先生近照



◎ 青年时期

◎ 壮游黄山



◎ 四十岁考取研究生，时为
读研期间留影

◎与恩师白寿彝先生



◎留校工作初期



◎与北师大史学所同仁（左起：刘家和、吴怀祺、瞿林东、龚书铎、陈其泰）





◎ 首次赴台湾学术交流（1995年）



◎ 与研究生同游北京
十渡景区（2000年）



◎ 与指导的研究生
留影（2002年）



◎ 与台湾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（2004年）



◎ 与台湾学生留影（2004年）



◎ 在伯克利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（2008年，左二为中心主任叶文心女士）



◎ 与美国学者柯文（右一）、林同奇（中）进行学术交流（2008年）



◎ 主要著作



◎ 部分荣誉证书

喜得書贈元字公壯大娘舞劍時。
 吐納運勢逆江波，縱情揮毫絕
 妙詩。起筆十闕江山美，字法
 燕心情意痴。天一碧玉亦已
 笑，再作書賦未為遲。
 承乃和師之情，意何能功
 人與失生為十憶大臨，因書作
 題字。原作丁巳戊午春
 二十三日 今時改之
 袁進于石

◎ 手迹一（1996年）

◎ 手迹二（2000年）

有感
 贛南師院挑子園興晚平夜話
 京華辭別病中，贛南相逢
 春色濃。求學千里越閩山，迷
 作萬言在章貢。桃李園中從
 新芽，八境台下吟香風。說盡
 興衰系教育，再添新棟
 萬點紅。
 庚辰年 丁巳所大
 吳懷祺

目 录

- 汪荣祖 赋中国传统史学以生命力 / 1
- 陈祖武 《清代学者象传校补》举要 / 9
- 李弘祺 宋人论“势” / 20
- 温敏矫 甘溪游
——记吴怀祺先生年轻时的一件轶事 / 60
- 周少川 师德如山 学术常青
——记随吴老师问学的几件小事 / 64
- 林晓平 三进吴门感师恩 / 68
- 王记录 我与恩师吴怀祺先生的师生情和学术谊 / 72
- 洪认清 得遇良师，人生至幸 / 89
- 陈晓华 吴先生寿诞随感 / 94
- 许曾会 吴怀祺先生八十寿序 / 96
- 杨玉莹 吴怀祺先生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贡献 / 98
- 周少川 为中国史学思想史学科的确定和发展奠基
——读吴怀祺老师的《中国史学思想史》 / 114
- 汪高鑫 从探究会通思想，到成就会通撰述：吴怀祺先生的史学研究之路 / 121
- 邹兆辰 对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解读
——吴怀祺先生在《中国史学思想通论》中的启示 / 137
- 陈立柱 彻底“申郑”，深入理解与实践“会通”之旨
——吴怀祺先生《郑樵研究》读后 / 150
- 吴海兰 “为了民族史学走向世界”
——吴怀祺先生的史学思想史研究评介 / 161
- 何晓涛 为民族史学思想辩护
——吴怀祺师史学思想著述阅读札记 / 182

- 庞天佑 论中国古代的风俗与历史盛衰 / 195
- 张晓松 《楚辞》与屈原的古史认识 / 212
- 陈鹏鸣 试论董仲舒的历史思维 / 217
- 董文武 甄跃达 从《新论》看两汉之际政论家桓谭的民族观 / 229
- 李 峰 论北宋前期天人关系的紧张 / 240
- 汤勤福 李日升 《资治通鉴·梁纪》纠误举例 / 253
- 吴 漫 论明代朱子理学谱系的建构和史学价值
——明代宋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轨迹 / 268
- 李德峰 谁的唐荆川？
——后唐荆川时代历史文献有关唐荆川“晚岁之出”的书写 / 278
- 毛瑞方 金尼阁与中国早期西学文献 / 302
- 孙卫国 东亚视野中万历朝鲜之役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/ 311
- 周 倩 清代书院历史教育的发展概况与趋势 / 331
- 周文玖 顾炎武的历史盛衰思想 / 343
- 乔治忠 清朝四库馆对待图书的另一类方式
——以三种史籍的遭遇为例 / 362
- 牛润珍 清代古史家崔述的人生与学术 / 379
- 章永俊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及其局限 / 417
- 许曾会 论清末民初桐城派的史学思想 / 439
- 向燕南 20 世纪前期新史学郑樵接受史之分析 / 452
- 李良玉 略论金代的历史教育 / 472
- 武 军 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 / 483
- 杨志远 刘咸炘的易学与史学 / 496
- 李 勇 郭沫若咏中国古代史诗及其史学价值 / 514
- 蔡 慧 通古今之变 写九州方圆
——读白寿彝旧著《中国交通史》 / 534
- 余敏辉 关于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及其价值和意义的探讨 / 540
- 汪高鑫 周 倩 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
——吴怀祺教授访谈录 / 578
- 邹兆辰 在史学思想领域内辛勤耕耘
——访吴怀祺教授 / 599
- 后 记 / 622

赋中国传统史学以生命力

汪荣祖

回顾中国传统史学，好像已经成为博物馆内的陈列品，对中国现代史学而言，几无生命力。之所以如此，并非无故。要因百年以来，我们刻意追慕西方现代史学，不予批判即接受。统而言之，一误于梁启超仰慕西方的“国民的历史”（national history）而轻率否定旧史为“帝王家谱”；二误于套用西方一元理论，曲解旧史；三误于傅斯年轻信西方科学，欲将史学成为生物学、地质学，结果画虎不成，沦史学为史料堆砌的大事记。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与检讨。

由于中国现代史学不是从传统史学转型而来，而是一直借鉴与模仿西方史学，所以于三十余年间“中国史学从理论到实践表现出了全方位的变化”^①，也就是向西方全方位倾斜。早在20世纪之初，西洋学制即已在中国推广，历史成为西式的学科，不仅经史分途，传统史学也被视为陈旧落伍，不足取法而渐遭鄙弃。1902年梁启超在西学的影响下，打出“新史学”的旗号，针对中国传统旧史学而发，不啻是一篇现代史学的宣言。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“一姓之家谱”，是“一大相砍书”，故亟言“史界革命不起，则吾国遂不可救”。他以现代民族国家史的观点，批判中国旧史为“帝王家谱”，以演化论批判传统史观之停滞不前。所以梁氏之新史学并非旧史学的“变法维新”，而是革旧史学之命，严厉谴责传统史学，几乎将之全盘否定。梁氏同侪如维新派的谭嗣同、徐仁铸，亦皆高唱“史学革命”。此外，如邓实说：“中国史界革命风潮不起，则中国永无史矣”；马叙伦说：

^① 刘俐娜：《由传统走向现代：论中国史学的转型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15页。

“中人而有志兴起，诚宜于历史之学，人人辟新而讲求之”；汪荣宝则欲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方法，为中国未来“新史学之先河”；曾鲲化更要“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”，代之以“进化的历史”。到1904年问世的夏曾佑所著《中国历史》，意在“记载民智进化的过程”。^①类此所标志的，明显是弃旧纳新。影响所及，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“合理性”破坏甚大。^②梁氏晚年执教清华大学之后，成为学院中人，奠定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基础，但其方法基本上仍是从西方转借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，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易名为史学系，正式与西方历史教育制度接轨，开拓西洋史课程，并渐以讲授西洋史的方法来讲授中国史。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，即欲以“欧美新史学，改革中国旧史学”^③。事实上是取代而非改革，因所执行者，乃积极学习欧美的新史学，未暇对中国旧时代史学作深刻的反思与检讨，而积极将以新汰旧作为要务。何炳松于1917年自美留学归国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，创办《史地学刊》，大力提倡美国的“新史学”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则于五四之后创办《史地学报》，也成为宣传和译介西方现代史学的重镇。北京、南京之外，其他各地的新式学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学为现代史学的指标，但宣传与译介终不免流于游谈无根，并不能就此建设中国现代史学的理论体系。

西洋现代史学崇尚实证，讲求信史，中国现代史学之考证方法，貌似呼应乾嘉朴学，实则并非朴学的创新，而几乎全取自欧美，尤以德国史家兰克（Leopold von Ranke）之马首是瞻。兰克的史学方法论，着意于“不以今论古”，留德的姚从吾从早年在北大到晚年在台大强调“以汉还汉，以唐还唐”之说，以档案文献辨伪考证，重建历史真相，就是在响应兰克，并非承继乾嘉考据学风。兰克的史学方法

① 参阅张岂之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76—80页。

② 参阅汪荣祖：《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》，《文史哲》2004年第1期，第20—29页。

③ 转引自刘龙心：《学术与制度》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，2002年，第136页。

经过伯伦汉 (Ernst Bernheim) 所著《史学方法论》 (*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*) 以及法译简本与日译本的转介, 对五四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, 无论在学制上、史观上、史学方法上, 以及历史书写上, 极力追随其法。举凡依据档案资料写历史、实证求真、书写如过去所发生之事等等, 几照单全收, 奉为经典。

兰克的史学方法强调原始史料, 于是中国现代史学有了傅斯年“史学即史料学”之说,^① 其实, 傅说的实质意义是要建立科学的史学, 他想以充分的史料来建设科学的历史, 若无充分可信的史料, 根本谈不上重建史事, 提出解释, 或建立史观, 所以必须在充分又信而可征的史料基础上, 书写历史, 才会像生物学、地质学那样根据可靠的材料立说而具有科学性。民初考古的丰收, 特别是殷墟甲骨出土以后, 更加强了以实物重建科学信史的信心。英美史学界也多误会兰克实证史学就是科学的史学, 乐观地相信完全客观与信实历史之可能性。^② 傅斯年于留英归国途中, 即已致书顾颉刚, 以“牛顿之在力学, 达尔文之在生物学”^③ 相勉。众所周知, 力学 (即物理学) 与生物学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。傅斯年欲将历史地质学化、生物学化, 即由此而来。

马克思唯物史观也来自西方, 对中国现代史学, 尤其是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, 影响巨大。马克思提出全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说, 从原始公社或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, 到封建社会, 再到资本主义社会, 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, 每一个阶段的物质基础是“生产方式”, 一方面是生产力, 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关系, 两者本身的不稳定与内部矛盾导致变动, 生产力将会影响一切, 使新起的阶级取得主导地位。^④ 马克思学说被引进到中国时也被视为是科学的史学。近人不断将所谓马克思“史观派”与傅斯年的“史料派”视作中国现代史学里对立的两个

① 例如许冠三在《新史学九十年》(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 1986 年) 一书第七章所论。

② 详阅汪荣祖:《史学九章》, 台北麦田出版社, 2002 年, 第 60—63 页。

③ 见《傅斯年选集》第 3 册, 台北文星书店, 1967 年, 第 408 页。

④ 马克思史观的扼要综述可阅 David McLellan ed., *Marx: the First 100 Years*, London: Frances Pinter, 1983, pp. 57—102。

主要学派。^① 其实，马克思史家与傅斯年及其追随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不同，但都在搞史学的科学化，认为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。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一种，自有其精辟之处，然尚不能与自然科学等同。李大钊引进唯物史观之后，郭沫若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成为以马克思理论治史的开山之作。他将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作四个阶段，即西周前之原始社会、西周之奴隶社会、春秋时代开始之封建社会，以及鸦片战争以后之资本主义社会，也就是马克思所设定的前四阶段，最后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。然而各阶段未必能够适合中国的历史经验，各阶段之分期，遂难有定论，诚如一位大陆史学工作者沉痛指出：“在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，走了弯路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”^②

马克思理论是历史哲学或社会科学，本质上有别于自然科学。兰克所谓的科学方法，无非是重视原始史料，强调档案的重要性，以便实证求真，认为凡无直接证据者皆不可信，^③ 但兰克从未认为历史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。将历史自然科学化既不可得，部分史家遂退而求其次，求助于社会科学，倡导以社会学、经济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治史，法国安娜学派（Annales，俗称“年鉴学派”^④）名师布罗代尔（Fernand Braudel）即以社会科学为史学之善邻。此后利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，遂成西方史学之风气；欧美治中国史者，亦群起效尤。台湾史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也相随重视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，仰慕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行为科学。^⑤ 中国大陆通行

① 余英时：《中国史学的现阶段：反省与展望》，《史学评论》1979年第1期，第2页。参阅周予同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》，《学林月刊》1941年第4期，第1—36页。

② 见张广智：《西方史学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391页。另参阅 Helmut Fleischer, *Marxism and History*, New York: Harper & Row, 1969.

③ 笔者于此已有详细论证，详阅汪荣祖：《史学九章》，第63—65页。

④ 俗译“年鉴学派”甚不妥，此派学者绝非提倡年鉴这类史料，详阅汪荣祖：《布岱尔与法国安娜学派》，见《史学九章》，第105—134页。

⑤ 参阅汪荣祖：《白德尔与当代法国史学》，《食货》第6卷6期，第1—8页。汪荣祖：《史学九章》，第105—134页。赖建成译著：《年鉴学派管窥》，台北左岸出版社，2003年。赖建成：《布劳代尔的史学解析》，台北桂冠出版社，2004年。